

# 论《五卷书》在泰国的传播及特点

金 勇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梵文版《丹德罗的故事》是著名故事集《五卷书》在南印度的一个重要异文版本,并被翻译成泰米尔语、爪哇语、兰那语、老挝语和泰语等多种语言在南亚、东南亚地区传播。泰文版叫做《娘丹德莱的故事》,是众多翻译传播的版本中差异最大的一个版本。它保留了原故事中连环穿插的框架形式,但是在主干故事、穿插故事的内容和数量上均有较大的改动,增添、删改了很多内容,以适于泰国人的文化习惯,有独特的传播特征。

[关键词] 五卷书; 娘丹德莱的故事; 泰国

[中图分类号]: I27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623(2014)04-0086-05

《五卷书》(*Panchatantra*)是古印度的一部著名的寓言童话故事集。它不但在印度文学、梵文文学史中占据特殊地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广泛传播,具有重要的地位,影响巨大,被季羨林先生誉为是“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泰国自古代立国以来就一直深受印度文化影响,古代印度的宗教、文学、艺术等都深刻地影响着泰国的文化,《五卷书》这样一部重要的作品自然也传入了泰国。但是在泰国流传的《五卷书》并不是一个结构完整的连环穿插式故事集全译本,而是化整为零,以某个主干故事作为单行本出版,最重要的三个单行本分别是《公牛的故事》(*NonthukPakaranam*)、《飞鸟的故事》(*PaksiPakaranam*)和《魔鬼的故事》(*PisatPakaranam*)。此外,泰国传播的《五卷书》也不是直接来自梵文原版,而是通过它的异文版本,主要是《娘丹德莱的故事》传播的,而且在传播的过程中融入了本土的文化,形成新的文本。本文主要讨论泰国流传的《五卷书》故事的来源及其传播的特点。

## 一、东南亚地区传播的《五卷书》异文本:《丹德罗的故事》

印度的《五卷书》成书年代久远,流传广泛。因此,后世的传本也很多,季羨林先生指出,《五卷书》的传本在印度和尼泊尔都有,西方人士根据繁简的不同,划分出“简明本”、“修饰本”和“扩大本”等<sup>[1]</sup>译本序第2页。美国的梵文学者富兰克林·艾哲顿(Franklin Edgerton)通过对诸版本《五卷书》的研究,总结了《五卷书》的四大版本分支,分别是:《说教》(*Tantrākhyāyika*)一支、南印度本——尼泊尔

本——《益世嘉言集》(*Hitopadeśa*)一支、《大故事花束》(*Bhatkathā*)一支和巴列维语版本一支<sup>[2]</sup>52。这四个分支又沿着不同路径向各地传播。其中第二个分支中的南印度本,无论在内容还是语言上都最大程度保留了《五卷书》原本的特征和面貌,甚至大段使用原本的原话,艾哲顿认为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大段韵文来自原本<sup>[2]</sup>18。南印度本也是许多在东南亚地区流传的《五卷书》故事的原始本。南印度本《五卷书》在传播过程中,在保留基于情节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不少新的寓言,出现了许多改编本,最著名的一个改编本即《丹德罗的故事》。有泰国学者认为《益世嘉言集》也是南印度本的一个著名改编本<sup>[4]</sup>,相对于强调道德训谕的《益世嘉言集》,《丹德罗的故事》更注重故事的娱乐性,传播的范围也更广。

梵文版的《丹德罗的故事》在传播过程中被译成泰米尔语、爪哇语、兰那语(泰北地区)、老挝语和泰语等版本。1914年,梵语学者赫特尔教授(Johannes Hertel)经过研究发现,在东南亚地区传播的爪哇的《娘丹德利》、老挝的《娘丹黛》和泰国的《娘丹德莱》都来自某一个版本的《五卷书》,但他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一个版本。直到1975年,另一位学者阿托拉教授(George T. Arto-la)发现该版本的《五卷书》,即梵语的《丹德罗的故事》,同时也发现了泰米尔语的版本《娘丹德鲁的故事》<sup>①</sup>。这些版本都是以楔子故事中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在不同的语言中稍有差别,如在泰米尔语中叫娘丹德鲁、在爪哇语中叫娘丹德利、在老挝语中叫娘丹黛、在泰语中叫娘丹德利。

梵文版《丹德罗的故事》原始版本已散佚。由于

[收稿日期] 2013-07-12

[作者简介] 金 勇(1979-),男,朝鲜族,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副教授,博士。

爪哇版《娘丹德利的故事》在公元11世纪初就已在印尼地区广为流行了。因此,作为它的原本,梵文版《丹德罗的故事》应该存在更古老的版本。现存最早的梵文版是收藏在印度喀拉拉大学图书馆中的1707年贝叶刻本,1938年首次印刷出版,列在《特里凡得琅梵文系列》(Trivandrum Sanskrit Series)中<sup>②</sup>。阿托拉认为《丹德罗的故事》的名字“Tantropākhyāna”最初应该叫“Panchatantropākhyāna”<sup>[4]</sup>,意为“讲述《五卷书》(Panchatantra)里的故事”,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Pancha”一词脱落了。

《丹德罗的故事》沿袭了《五卷书》的大故事套小故事的讲述方式,即连环穿插式的结构形式,但是在内容安排上和其他《五卷书》版本相比则有较大的变动。《五卷书》除楔子部分外,分成5个主干故事。按照季羨林先生的汉译本分别是《朋友的分离》、《朋友的获得》、《乌鸦和猫头鹰从事于和平与战争等等》、《已经得到的东西的丧失》和《不思而行》五卷。而《丹德罗的故事》除楔子部分外,只讲了4个主干故事。具体内容也有变化,分别是《公牛的故事》(或音译为《南突的故事》)、《飞鸟的故事》、《青蛙的故事》和《魔鬼的故事》。这里面只有《公牛的故事》和《五卷书》的第一个主干故事《朋友的分离》能够对得上,讲的都是被商人放弃的受伤的公牛与森林中的狮王结成了朋友,狮王的两个狐狸<sup>③</sup>大臣从中挑拨离间,结果公牛与狮王争斗起来,最终公牛被狮王咬死。其余3个主干故事都和《五卷书》对不上。

此外,现存贝叶版的《丹德罗的故事》并不完整,缺少了开头的楔子部分和最后一个故事《魔鬼的故事》。但是在其他语言的文本中,楔子故事被保留下来了,它和《五卷书》的楔子部分截然不同。《五卷书》中是讲一位国王有三个蠢儿子,为了教会他们治国安邦的知识,国王请来婆罗门韦湿奴萨拉曼<sup>④</sup>教导他们。韦湿奴萨拉曼便通过讲故事这种灵活有趣的方式,在短时间内教三个王子掌握了一切政治学问。他一共讲了5个大故事。每个故事中再穿插着小故事。而《丹德罗的故事》楔子部分的情节和阿拉伯地区的《一千零一夜》故事接近,讲的是一位国王命令一位大臣每晚都要献上一名美女,然后在清晨杀掉。一年之内不能中断,否则就治罪处死大臣。在连续献上100多名美女之后,大臣再也找不出人了。他的女儿丹德罗自告奋勇进宫为国王讲故事,不断推迟行刑时间,最终成功地救了他们父女俩和其他女子们的性命。按照爪哇语和泰米尔语版的说法,在楔子部分的最后提到,丹德罗一共讲了4个大故事,即公牛的故事、飞鸟的故事、青蛙的故事和魔鬼的故事。每个故事包含90个小故事,总共有360个故事<sup>⑤</sup>。当然,这个数字只是概数,实际上的故事

远没有那么多,但它表明一个完整的《丹德罗的故事》是由楔子故事和四个主干故事组成的。

## 二、泰文版《丹德罗的故事》:《娘丹德莱的故事》

在泰国流传的《丹德罗的故事》有两种文字的版本,分别是泰北地区的兰那文版本和中部地区的泰文版本。而兰那文版本是泰文版《娘丹德莱的故事》和老挝的老挝文版《娘丹黛的故事》的原本。1981年,泰国学者古素玛·拉克萨玛尼在清迈社会研究所发现了大量泰北地区的寺庙保存的兰那文《丹德罗的故事》故事的贝叶材料,主要分布在清迈府、帕府、南邦府、难府和帕天府的寺庙之中<sup>[5] 24-26</sup>。一些西方学者像布雷恩格斯(Bregues)、施威斯古(Schweisguth)推测,这些贝叶材料可能是清迈的僧人到锡兰和印度南部求法时带回来的,之后译成兰那文,并向东、向南分别传入老挝和泰国中部地区<sup>[5] 49-50</sup>。《丹德罗的故事》或兰那文的《娘丹代的故事》通过口传的方式在泰北的大泰人、泰泐人和泰痕人等很多族群中都有流传,在瓦·普兰厄搜集编选的《智慧与爱情:北部人民的故事》中就收录了一些口传文本<sup>[6]</sup>。

泰文版的《娘丹德莱的故事》传入中部地区的确切时间难以确证,很可能是在清迈臣属阿瑜陀耶时期传到中部地区的。至迟到17世纪末阿瑜陀耶王朝后期就有了《娘丹德莱的故事》的抄本,包括贝叶抄本和泰式奎册抄本<sup>⑥</sup>。泰文版《娘丹德莱的故事》的手抄本收藏在泰国的国家图书馆中,共有20本泰式奎册本。其中《公牛的故事》9本,《飞鸟的故事》5本,《魔鬼的故事》6本。每本的篇幅长短不一,故事的顺序也不连贯。有些故事还重复出现,而且这里面只有3个主干故事,缺少《青蛙的故事》。

曼谷王朝(1782—今),《娘丹德莱的故事》影响进一步扩大。1836年,曼谷王朝三世王借修缮卧佛寺之机,命宫廷学士和作家们挑选重要的文学作品、佛教典籍、星相卜文、传统医学等知识刻在卧佛寺的石墙上,以进行推广和传播。能够被选入镌刻的作品都是被视为国家文化精华的作品,有重要的意义,其中就包括《公牛的故事》和《魔鬼的故事》的部分内容。

尽管泰国人很清楚《公牛的故事》、《飞鸟的故事》和《魔鬼的故事》都是《娘丹德莱的故事》的一部分,是一个有前后承继关系的整体。但是泰国始终都没有推出过一个完整的《娘丹德莱的故事》,而是分别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过《公牛的故事》、《飞鸟的故事》和《魔鬼的故事》,楔子部分的内容则放到第一个主干故事《公牛的故事》之前,作为故事的前引。18世纪末,西方的印刷技术传入泰国,特别是1835

年布拉德利(Dan Beach Bradley)引进泰文字模之后,泰国开始印刷出版泰文的书籍和材料。1869年曼谷王朝五世王时期,皇家印刷厂第一次印刷出版了《飞鸟的故事》和《魔鬼的故事》<sup>②</sup>。之后每个故事又分别单独印刷,用于在葬礼上作为功德纪念分发。1961年,泰国艺术厅将在泰国流传的、较有影响的,并经过皇家学术院丹隆拉查努帕亲王、功门皮塔亚隆功等学者根据抄本编辑审订的外来故事结集出版,书名定为《伊朗王道故事(故事汇编)》,但实际上《伊朗王道故事》只是这本故事汇编里面的第一个故事。全书共分为六个部分,按顺序依次是:1.《伊朗王道故事》;2.《飞鸟的故事》;3.《魔鬼的故事》;4.《僵尸鬼的故事》;5.《公牛的故事》;6.《益世嘉言集故事》。尽管书名无法体现里面全部内容,它只是其中六分之一的内容,后来教师委员会在1963年再版重印该书,并将全书分成两册,但是书名依然沿用了《伊朗王道故事(故事汇编)》<sup>③</sup>,故事排序也未作变动。时至今日,泰国也没有单独推出以《娘丹德莱的故事》为名的故事全本。此外,在故事汇编中,故事的排序是被打乱的,按《娘丹德莱的故事》的顺序,应该先是《公牛的故事》(包括楔子),然后才是《飞鸟的故事》和《魔鬼的故事》。但是这3个故事在书中分别是第五、第二和第三个故事,并且中间还插入了一个《僵尸鬼的故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泰国人并不注重故事的整体框架,更习惯将每个主干故事分开来独立欣赏。此外,这里面缺少了《青蛙的故事》这个主干故事。而在梵文原本、兰那版和老挝版中都是具有这个故事的,这说明泰文版《娘丹德莱的故事》很可能不是以一个完整的整体传入的,而是每个故事分别传入的。在文本的传播过程中,又经过多次传抄、修改和补充,故事和故事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松散起来。除了楔子部分和《公牛的故事》与梵文版、兰那版基本一致外,《飞鸟的故事》和《魔鬼的故事》的内容和原本差别相当大,像泰文版《飞鸟的故事》有18个故事。其中15个故事与其他版本不同,泰文版《魔鬼的故事》甚至连主干故事都和其他版本不同。可见,这是3个主干故事传入泰国后,沿着不同的路径各自传播和发展的结果。

泰文版《娘丹德莱的故事》也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法国的巴勒格瓦神父(Jean Baptiste Pallegoix)是最早提及该故事的西方人。他在1850年编著的一本《泰语语法》(*Grammatica Linguae Thai*)中列举了一份与宗教无关的泰文书目名录,其中就包括《娘丹德莱的故事》里的这3个故事:“《公牛的故事》,关于聪明的黄牛……《飞鸟的故事》,关于聪明的鸟。《魔鬼的故事》,关于魔鬼。”<sup>[7] 175</sup> 1863年,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带着《魔鬼的故事》原本和《飞鸟的故事》翻译本以及《十二角的故事》到

了德国。1894年,穆勒(F. W. K. Müller)将从巴斯蒂安那里获得的《魔鬼的故事》译成了德语,但只翻译到第6个穿插故事。1872—1873年,在《暹罗宝库》(*Siam Repository*)杂志刊登了《魔鬼的故事》和《公牛的故事》的简明英译本,译者未署名。《公牛的故事》还有一个法文译本,是1927年由洛尔茹(Edouard Lorgeou)翻译的<sup>④</sup>。1910年,罗斯比(Josiah Crosby)为了研究《飞鸟的故事》而将其译成英文<sup>[8] 5-80</sup>。此外,《魔鬼的故事》还有一个简译本,是由金斯伯格(Henry D. Ginsburg)翻译的<sup>[9] 279-314</sup>。

### 三、《娘丹德莱的故事》的结构和特点

泰文版《娘丹德莱的故事》在结构上延续了《丹德鲁的故事》(《五卷书》)的“大故事套小故事”的连环穿插式结构。即使三个主干故事分别抄录或刊印传播,每个故事也都采用这种连环穿插结构。这种结构的好处在于可以把相互没有关联的故事用一根线索串联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此外在传播的时候可以化整为零,穿插的小故事可以单独传播,也可以化零为整,以一个框架整体进行传播,而且具体传播时的故事数量和内容还可以灵活变换,穿插故事数量的增减甚至替换删改,都不会影响框架整体。正是因为这种结构特征,连环穿插式故事在传播过程中很容易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口头传播或跨文化、跨地域传播的时候,会经过本土化的改造,在新文本的形成过程中都会加入本土的文化特征。每一个《丹德鲁的故事》的异文本相对于梵文原版都经过了改造,即使是通过贝叶抄本方式传播,也或多或少有些差异。而在众多版本中,泰文版《娘丹德莱的故事》的变化是最大的,本土文化的特征也最为鲜明。

由于现存梵文原版有缺失,而兰那版在整体上比较接近梵文原版,可以通过对比泰文版与兰那版本,管窥泰文版的本土化改造及其特点。

首先,在主干故事的内容上,泰文版和兰那版有很大的差异。泰文版将《娘丹德莱的故事》的楔子部分,即娘丹德莱主动入宫为国王讲故事,阻止他每夜杀戮一名女子的行为的情节,和兰那版的第一个主干故事《公牛的故事》连缀到一起,并将这个连缀文本冠以《公牛的故事》。但是原《公牛的故事》的主干情节,即一头叫做南突的公牛与狮王詹塔兴哈叻结为密友,但遭到狐狸桑瓦坦和瓦尤帕的挑拨而互相残杀,在泰文版中被降格成为一个较长的穿插故事。兰那版的楔子故事部分比较简短,而泰文版的楔子故事却十分冗长,穿插了大量原版中没有的故事,或将后面的故事提前插入,分别是在娘丹德莱劝慰父亲(穿插了8个故事)以及娘丹德莱进宫后与国王对话之时(穿插了11个故事)两处,之后才开始进入公牛南突的故事。整个《公牛的故事》共有52个穿插

故事,楔子部分就占去了三分之一强。泰文版《飞鸟的故事》的主干部分和兰那版基本一样,是由《五卷书》第三卷第1个穿插故事“众鸟选王”变化而来,并加入了印度神话中“搅乳海”的母题,讲众神和阿修罗用仙山作为搅棒搅动乳海以求仙水和各种宝物,惊动了在仙山和乳海中的众鸟,它们聚在岸边商议推选一位鸟王,来领导弱小的鸟类。泰文版对“搅乳海”的前因后果交代得更为详尽一些。泰文版《魔鬼的故事》和兰那版对比,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兰那版是讲一群魔鬼为了争食战场上阿修罗的遗骸而产生矛盾,有人提议推选出一个魔鬼之王进行裁决,每个魔鬼都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开始讲故事。这个思路跟《飞鸟的故事》有些接近。而泰文版则是讲魔王要和一位人类公主结婚,但遭到大臣的反对,大臣为了说服魔王就开始讲故事。魔王结婚的故事是泰文版独有的,其他任何一个《丹德鲁的故事》异文本都没有,换句话说,这个主干故事是泰国人原创的。

其次,在具体的穿插故事上,泰文版也作了较大改动。泰文版《公牛的故事》共有52个穿插故事,而兰那版除去主干故事外只有20个穿插故事,这其中只有16个故事出现在泰文版中,剩下4个故事中,除了1个故事(“大象与塞鸟”)出现在泰文版《飞鸟的故事》中外,其余3个不见于任何泰文版本。也就是说,泰文版的52个故事中只有16个故事与兰那版相同,其余36个故事都是泰文版插入的新故事。这些新插入的故事都是在泰国流传的民间故事和佛本生故事,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出自《清迈五十本生经》<sup>①</sup>中的故事,如第12—15个穿插故事即出自《清迈五十本生经》前部第40个故事“素帕希提本生”和后部第4个故事“素拉帕本生”,第17个穿插故事出自《清迈五十本生经》后部第7个故事“素宾本生”等。泰文版《飞鸟的故事》除主干故事外共有24个穿插故事,兰那版则只有16个故事,其中仅有3个故事是相同的。而《魔鬼的故事》,泰文版有31个穿插故事,兰那版仅有19个,二者的主干故事就不相同,穿插故事差别就更大,仅有1个故事相同。

由此可见,泰文版《娘丹德莱的故事》要比其他版本复杂,穿插故事也更多。从数量上看,几乎有一半左右的故事是原版没有的,还有一些故事被改头换面,重新安排位置。如“大象与塞鸟”的故事原本在《公牛的故事》中,在泰文版被插入《飞鸟的故事》里。这些新加入的穿插故事大部分已不是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寓言故事<sup>②</sup>,基本都出自《清迈五十本生经》、《佛本生经》及其他在泰国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因此带有强烈的泰国民间文学的特征。许多故事都带有浓厚的佛教训喻色彩,宣扬因缘果报、慈悲解患,如《公牛的故事》中第43个故事“猎人”中,面对屡次恩将仇报的猎人,猴子们都以德报怨,在被猎

人打伤、杀死之前还不忘替猎人引路。当然,最后罪孽深重的猎人堕入阿鼻地狱,受到应有的报应。还有的故事表现出泰国“加加翁翁”类故事<sup>③</sup>的特点。这类故事充满了奇幻的魔法,还具有“寻妻(得妻)——遇险(失妻)——第二次得妻”这样相似的结构<sup>[10] 61-75</sup>。在泰文版《魔鬼的故事》中,到第15个故事时魔王已经和公主成婚,但后来又加入格里沙纳努叻王掳走并迎娶公主、与魔王交战、岳父出兵接回公主、格里沙纳努叻王迎回公主等情节。泰文版《魔鬼的故事》后半部分基本上就是一个“加加翁翁”故事,男主人公也由魔王变成了人类的格里沙纳努叻王了。

#### 四、结语

泰文版《娘丹德莱的故事》最大程度上利用了连环穿插式故事的结构特点,从框架结构到主干故事和穿插故事,对原故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改和增添。尽管它最初源自《丹德罗的故事》,再往上可追溯至《五卷书》。但经过本土化改造之后,已经带有鲜明的泰国民间文学的特点,也更符合泰国人的欣赏习惯。在泰国传播的其他古印度的故事,如《益世嘉言集》、《僵尸鬼的故事》等也都带有这种传播特征,而《娘丹德莱的故事》篇幅最长、结构最复杂,本土特征表现得也最为突出。

#### 注 释:

- ① Johannes Hertel, *Das Pancatantra; seine Geschichte und seine Verbreitung*. (Leipzig: Teubner, 1914), p. 338; G. T. Artola, "Pancatantra Manuscripts from South India", *The Adyar Library Bulletin*, XXI, pt. 3-4(1957), 41.转引自[泰]古素玛·拉克萨玛尼:《泰文版〈五卷书〉故事》(泰文),《艺术大学文学学刊》,总第2年第1、2期合刊(1978年6—11月号、1978年12月—1979年5月号),文学院10周年纪念特刊,第83—84页。
- ② [泰]古素玛·拉克萨玛尼:《泰文版〈五卷书〉故事》(泰文),《艺术大学文学学刊》,总第2年第1、2期合刊(1978年6—11月号、1978年12月—1979年5月号),文学院10周年纪念特刊,第84页。
- ③ 季羨林先生译为豺狼,在有些语言中狐狸和豺是一个词,阿拉伯语的《卡里莱和笛木乃》中两个大臣就是狐狸。
- ④ 季羨林先生译为“毗搜纽舍哩曼”。
- ⑤ A. Venkatasubbiah, "A Javanese Version of the Pancatantra", *Annals of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XLVII, Pt.1-4(1966), 60; A. Venkatasubbiah, "A Tamil Version of the Pancatantra", *The Adyar Library Bulletin*, XXIX, Pt. 1-4 (1965),

125.转引自[泰]古素玛·拉克萨玛尼:《泰文版〈五卷书〉故事》(泰文),《艺术大学文学学刊》,总第 2 年第 1、2 期合刊(1978 年 6—11 月号、1978 年 12 月—1979 年 5 月号),文学院 10 周年纪念特刊,第 85 页。

- ⑥ 奎册是泰国古代使用的书本,即用奎树皮制成的纸浆制造,再用墨汁浸泡染黑晾干,粘接成长条状,反复折叠装订成书。
- ⑦ 丹隆拉查努帕亲王:《飞鸟的故事》和《魔鬼的故事》前言部分,[泰]泰国艺术厅:《伊朗王道故事(故事汇编)》(国家图书馆版),曼谷:智慧宝库出版社,1961 年,第 81、159 页。
- ⑧ 在这些故事中,《伊朗王道故事十二则》(或称《十二角的故事》)并不是传播最广的故事,但是它是讲为王之道的训谕故事,对江山社稷有用,在曼谷王朝一世王时曾被宫廷作家重写补充,献给国王。相比于其他故事,它对国王的重要性更大。
- ⑨ [泰]古素玛·拉克萨玛尼:《泰文版〈五卷书〉故事》(泰文),《艺术大学文学学刊》,总第 2 年第 1、2 期合刊(1978 年 6—11 月号、1978 年 12 月—1979 年 5 月号),文学院 10 周年纪念特刊,第 89 页。
- ⑩ 《清迈五十本生经》本身就是一部民间故事集,是 1457—1477 年间,由一位曾在锡兰研习佛经的泰北清迈地区的高僧模仿印度《本生经》的写法,把当时流传的泰国民间故事、少量埃及和波斯民间故事,用巴利文改写成经书。分为前后两部。前部 50 个故事,后部 11 个故事。另有 3 个非本生故事。
- ⑪ 《五卷书》等印度故事集中的故事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故事多为寓言故事,主人公是各种动物。
- ⑫ “加加翁翁”故事是指泰国王子、公主的冒险和爱情故事,从故事的内容和类型上看,都是泰国的魔法故事。

## [ 参 考 文 献 ]

- [1] 五卷书 [M]. 季羨林,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 Franklin Edgerton. *The Panchatantra Reconstructed* [M]//American Oriental Series, Volume 3.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24.
- [3] [泰]古素玛·拉克萨玛尼. 泰文版〈五卷书〉故事》(泰文) [J]. 《艺术大学文学学刊》,总第 2 年第 1、2 期合刊(1978 年 6—11 月号、1978 年 12 月—1979 年 5 月号),文学院 10 周年纪念特刊.
- [4] G. T. Artola, *Ten Tales from the Tantropankhyāna* (Madras: The Vasanta Press, 1968) [M]//转引自 [泰]沙炎·帕德拉努巴瓦. 飞鸟的故事:梵文版、兰那版和泰文版本比较研究:泰文. 艺术大学硕士论文, 2003.
- [5] [泰]沙炎·帕德拉努巴瓦. 飞鸟的故事:梵文版、兰那版和泰文版本比较研究:泰文 [D]. 艺术大学硕士论文, 2003.
- [6] [泰]瓦·普兰厄. 智慧与爱情:北部人民的故事:泰文 [M]. 曼谷:暹罗协会与泰国社会学协会, 1976.
- [7] Jean Baptiste Pallegoix. *Grammatica Linguae Thai*. Bangkok: n.p., 1850.
- [8] J. Crosby. *The Book of the Birds* [J].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Vol. VII pt.2, 1910.
- [9] Henry D. Ginsburg. *The Thai Tales of Nang Tantrai and the Pisaca Tales* [J].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LXII, pt. 2, 1975.
- [10] [泰]皮查娅妮·呈琪立. “加加翁翁”故事的结构 [M]//[泰]希拉蓬·纳塔朗,编. 故事的语法:泰文. 曼谷:朱拉隆功大学出版社, 2001.

## On Spreading of *The Panchatantra* in Thailand

JIN Yong

(Beijing University Oriental Literature Study Center/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China 100871)

**Abstract:** The Sanskrit version of *The Fables of Bidpai* is an important foreign version of the famous story collection *The Panchatantra* tha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various languages in South India including Tamil language, Javanese, Lao derivatives and Thai while its being spread in South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Thai version, called *The Fables of Doni*, is the most different version among the translated. Although the framework of interlocks remains, big changes are made in both the plots and episodes with alteration, addition and deletion in favor of Thai Culture and customs, which is very much unique.

**Key words:** *The Panchatantra*; *The Fables of Doni*; Thailand

【责任编辑 张晋海】